



【文薈篇】 母親節系列

何春晴·文

北堂萱草

三月，北台灣行道樹還光禿禿的枝椏，豈料四月初，不經意地抬頭一望，卻已火紅片片，整條街就好像在燃燒一般。地上一朵朵結實斜躺著的花朵，在行人匆匆的腳下清脆地喀喳喀喳作響。還來不及擁抱木棉花絮紛飛，鄰近的花店已開始佈置就緒，準備迎接五月母親節的康乃馨花季。

看著櫥窗內那被玻璃紙、彩帶襯飾著的高貴花朵，我不禁想起同樣代表母親，卻象徵東方女性含蓄、溫柔、隱忍、樸實、犧牲奉獻，在淡淡中流露出母愛光輝的萱草。

根據記載，中國以「椿萱」代稱父母由來已久。椿樹通常種於庭園之中，與生長在北堂的萱草相對，故有「椿庭」「萱堂」之稱。明朝朱權的《荊釵記》中就有「不幸椿庭殞喪，深賴萱堂訓誨成人。」之說，意指早年喪父，幸倚母親教養長大。

《詩經·衛風·伯兮》中有一句「焉得諼草，言樹之背」，朱熹註釋為：「諼草，令人忘憂；背，北堂也。」，「諼」與「萱」同音同意，而「背」與「北」相通也就是北堂，北堂(或說萱堂)即代表母親之意。相傳隋朝末年，李世民與父李淵征戰南北，其母思兒成疾，大夫以具有明目安神之效的萱草煎煮給李母服用，並在北堂種植萱草，以解憂思。後世遊子在遠行前，也會據此先在北堂植萱，希望減輕母親對孩子的思念。唐朝孟郊的「萱草生堂





階，遊子行天涯；慈母倚堂門，不見萱草花。」更是膾炙人口的一首《遊子詩》。

「萱草雖微花，孤秀能自拔；亭亭亂葉中，一一芳心插。」宋朝蘇東坡以其曠達的人生觀描寫金針花—萱草，將那外相樸實不以嬌美稱勝的黃花，在塵俗中仍挺腰綻放；在眾皆迷失方向中，展現出一盞盞的明燈與毅力。歷代詩人甚多以萱草為題，吟詩、作賦、為頌。但繁華淒楚之外，我獨愛那句「孤秀能自拔」、「一一芳心插」。

萱草既可入藥，又可作菜肴。北方人喚作黃花菜，因其色黃褐；南方人也叫它金針，取其花絲細長如古金針狀。歷代醫書討論萱草甚為詳細，《本草注》謂：「萱草味甘，令人好戲，樂而忘憂。」晉代嵇康在《養生論》中寫道：「合歡蠲忿，萱草忘憂，愚智所共知也。」按「蠲」通「捐」，有「拋棄」之意，亦即一可安神、一可解愁之謂。故謂萱草藥食同功，雅俗怡得。

數大就是美，東台灣的金針花海，在太平洋清新的海風中綻開。偌大的山谷，在假日遊客的喧嘩後又歸於平靜，黃花雖乍看依舊，但卻也不禁腳踏折採。這年代五月的母親節，挾著濃濃的商業氣息，在光鮮過後，我們可曾想過母親真正期盼的是什麼？